

參賽類別	☐ 小說組 ☒ 散文組 ☐ 新詩組
作品名稱	詐聾

臨床上很少人用「詐聾」下診斷，在大學的課堂裡，教授就曾經反覆強調去汙名化的重要性，但我個人還挺喜歡這個名詞背後的意思，先是爾虞我詐，然後裝聾作啞，像極了一隻為了逃避而逃避的烏龜，蜷縮在自己小小的龜殼裡，以為這樣就能安然無恙。

對於一個呱呱墜地的新生兒而言，聽能是無比珍貴的餽贈，一旦被上帝遺忘了這份禮物，今生得靠剩下的四感去彌補探索世界的可能性。隨著助聽輔具問世，孩子在歷經一場默劇後，打破隔閡，迎向寂靜宇宙的首次鳴響，他澄淨的目光裡染上了希望，晶燦燦地，充滿了對空氣分子為何能震盪的好奇——也許你難以理解，為何要有人要自動奪走這項能力，從此以後為了去「聽不見」而活著。

醫院的角落有這樣一群病態賭徒，即使他在走廊裡和老伴的對談已經透露出此行的目的，也可能知道瞞不過聽檢儀和聽力師，一次八百塊的檢查裡，診斷證明的開立與否，僅是對聽力師細心程度的考驗。個案與保險公司的對賭結局並不重要，我們只是顆渺小的棋子，明知道個案極力忍受著不適配聽力的音量，如果他們說服自己就是聽不見，也得冷眼旁觀陪著走完劇本形式。個案也許有被迫撒謊的無奈，也許緊握最後一根浮萍拚命哀嚎，他們不會放棄任何掙扎的機會，直到呼救被浪沫吞沒，重歸於死寂。

詐聾與騙保的隱諱關聯，現實與憧憬的模糊交錯，才是臨床工作裡最耐人尋味的部分，無法誠實表達的語句，早凝在喉間化成咳不出來的積痰，久病難癒。在生活中，我們又何曾時時刻刻保持清醒，未曾用妄想欺騙自己呢？

作為慣於沉默的人，我只能勉力用言語寫下我的所見所想，無聲膠著地爭辯著，我也有些努力想弭平的遺憾，可惜勇氣是虛渺的籌碼，稍不留神就滿盤盡輸，在騙與不騙之間，我好像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，往往是呼之欲出的答案取代了我反抗的野心。

還記得第一次被老師誇獎，是在小學六年級一篇和運動會有關的文章上，寫下「他跑得和獵豹一樣快」這幾個國字，對著紅筆墨跡留下的點評，和老師懷疑代筆的追問，我好像被打開了什麼開關似的，突然理解了作文高分的準則，在別人還不善於利用他們的年紀裡，我已經學會將散文集裡匆匆掠過的詞彙塞進縱橫交錯的方格裡，偶爾謄抄的佳句更是畫龍點睛、起了加分的效果。

六年裡無數次成為範文代表，寫作文早成了我的舒適圈，本就不錯的國文成績幾乎毫不費力地向上攀升，又或許因為物理考試耽誤了國學常識的背誦，我的分數依舊名列前茅，我一邊享受著分數紅利，一邊仰仗這項技能拓展自己的領土，我不再掩飾這項天賦，將寫作變成了一個興趣標籤，並以此接觸同溫層，漸漸有人會去指點我要如何敘述故事，要以什麼手法扣人心弦，好像沒人在乎那種純粹的、樸實的，就算單調卻溫馨的，「好像」也能被無情刪去。

他們要我把記憶中所有和痛苦沾上邊的聲響戴上麥克風，經歷無數次修飾、壓縮，再伴隨著惱人的迴響，擴大成一齣無須深思的親民悲劇，一次又一次的過濾演算，要模仿他們心中對美妙的讚謬，去還原比擬真實的虛妄，你要寫痛苦，就不能只寫遠遠不及格心痛

或心如刀絞，你要寫，就要寫出逼近心臟碎裂的聲音。

一篇次獎作品裡，我和指導老師探討我的小說框架，老師問我為何寫了這樣一篇故事，我直說是一種不明朗的指引，儘管小說裡的人物思想和我的理念背道而馳，我不明白該如何以思想做為作品內核，建構一個豐滿的觀點，只憑著一腔熱情，以空洞的華麗詞藻不間斷地點綴著，虛榮的掌聲成就了我的高度，如同電影院最賣座的爆米花電影一樣，不去理會影評人該如何頭皮發麻。

我的指導老師祝賀我前程萬里，我卻沒有帶著她的冀望長成我理想中的模樣，我聽不懂上帝告解的言語，我只希望祂殺死我的毛細胞，讓我可以真正酣暢淋漓地痛快一場，那時候，我又真的做錯了什麼嗎？我至今仍無法回答，文學承載了我誤入浮華的美夢，卻同樣需要承載腳踏實地的敦厚，它的責任扛在肩頭、沉甸甸地，是我無法共情的高大上，也是我難以駕馭的洶湧。

終有次在未被獲選的比賽裡，我被迫因高樓坍塌反思迷失的初心，儘管依然困在我自詡的成長苦難裡掙扎，但我很清楚，在那些扭曲的音訊背後，我丟掉了最原始的感動，我只是矯揉造作地編織謊言，從未有人審判我的七宗罪行，但自欺欺人是一種最折磨人心的手段，從此以後你的言語是罪，感受是罰，尚未泯滅的良心是最殘酷的量刑。

我明白自己需要獻祭一些改變，寬慰我已經死過一回的思想。沒有人的贖罪祭是因為一時興起，牲畜代表著生命，鮮血赦免了原罪，寬恕乃是上天的贈禮，儀式被無比鄭重、虔誠地進行著，虔誠的信徒將擁有新生的權利。即使犧牲自己奉獻給神，即使要被釘在十字架上審判，我仍希望有人會接納我赤裸、未經琢磨的靈魂，用溫柔軟化那些充滿稜角卻別具一格的文字，我相信至此才是場成功的涅槃重生。

在寫作這件事上，我仍然沒有得到什麼毀滅性的啟發，只是在這些年陸續體認到文字的力量，如果只把痛苦用震破耳膜的音量向外傳播，別人只能理解表層的情緒波瀾，卻始終共情不了隱含的糾結和無措。如果把痛苦比喻成一幅畫，你就不能只用赭紅色去畫潰爛的傷口，你要把結痂後癒合的傷口再次撕裂，畫出那些化膿的舊傷和新長出的嫩肉，你要畫蒼蠅和蛆無情啃食，也要表達真皮層的細胞正一步步重新分裂的過程，疼痛是過程，新生卻是劫難後必然被期許的存在，這世上沒有單一的絕望和無預警的希望。

你要丟棄過往去重新塑造一個獨立個體，比如梵谷瘋狂而清醒的藝術創作，不計較得失地、將自己當塊尋常紅磚，在這繁盛的世界裡，隨意志選擇停駐在某堵殘缺的牆面。也許成為陶朱隱園的一塊地基，象徵鐘鼎之家，變成階級跳躍的代名詞，又或許成為三合院裡嵌補上的陳年老磚，見證了一路風霜，卻始終和睦的回憶。

我並不是什麼大作家，褪去刻意包裝後，平凡的敘述難以折射出內心真實的苦楚，我只能從那些零碎的文字裡，避免矯飾的同時保持一種自己的風格，我知道這段路途走起來艱難，卻拗直地尋找一種情有獨鍾，也許是文字間的萬有引力，又或者是某個人的惺惺相知，那些微小的快樂是我每一次動筆的契機，我要完好的融入每個和文字共舞的當下，意氣風發地成為我自己。

我們要原諒自己身上也許帶有罪惡，也許無法從地獄的判決裡全身而退，每個人都有無法訴諸語言的苦難，也有自己不願意面對的瘡疤，痛苦就是痛苦，默念色即是空也無法忽視他的存在，我收起了關於創作的標籤，很少再向其他人提起這項興趣，只因為後來的

我理解到，堅持某些價值並不是為了得到後人的歌頌，我們只為了生活裡的一點甜，汲汲營營地墊起腳尖，在雨裡小心翼翼的奔走。

無論是對日常細膩的體悟，還是咀嚼篇章後的反復推敲，這些都是我在地獄歷練的過程，我相信某些光明是為了黑暗而閃耀，雨過終有天晴，彩虹會因此而愈發燦爛，為此，我願意提前準備妥善，等著屬於我的知更鳥鳴。雖然聽起來荒唐，但無論是哪個宗教都從未否認過幸福的存在，如果幸福真的會降臨，這次我不絕會裝作 malingering，它是來自上天的獎勵，只為了串起此刻我內心的聲音，和這個世界連結，沒有振聾發聵的吶喊，沒有精神洗腦的吼叫，它像周遭陌生卻豐富的环境聲音，要豎起耳朵努力聆聽。

我將自己當作一個初生嬰兒，這次我擁有發育完善的感官，沒有上天的捉弄，我得以一一捕捉藏在裡頭的線索，慢吞吞地茁壯聽覺記憶庫，長成一個對世界有豐沛感知的小女孩——那是現在的我自己，能給將來的我最珍貴的禮物，只有我能做到這種不計成本的守護。這世上有很多的磨難，但因為有過去的自己砥礪前行，於是今後即便遇到坎坷也不用害怕，我遠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堅強，我不必靠謊言包裝，因為我相信我的語言可以感動那些我想要感動的人，我會打贏這場艱難的抗戰，他們會欣賞我最深層的思想，我終將不是孤身一人無人理解，而是和深深的共鳴永恆交融。